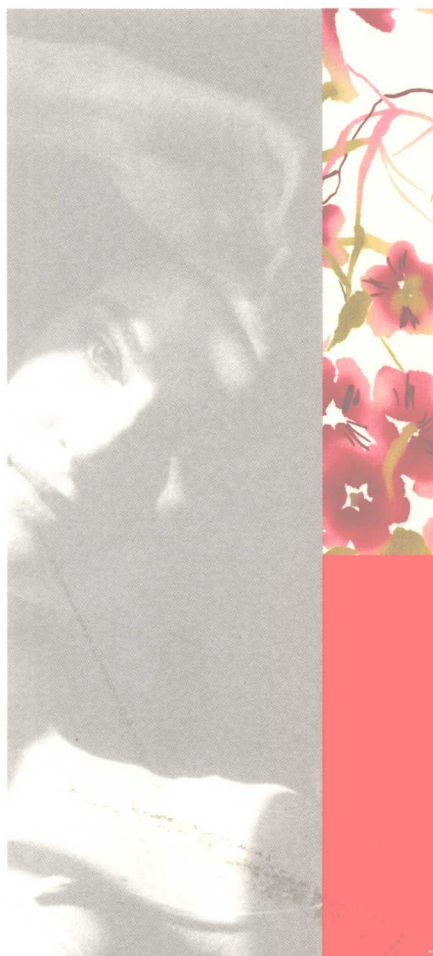


取景器

取景器

鲁敏作品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取景器

鲁敏作品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取景器 / 鲁敏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9.4
(红小说)

ISBN 978-7-5329-3003-6

I. 取… II. 鲁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0525 号

主管部门	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	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	山东文艺出版社
电子邮箱	sdwy@sdpress.com.cn
地 址	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印 刷	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版 次	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 / 150 × 230 毫米 16 开 印张 / 18 插页 / 4 千字 / 228
定 价	27.00 元

鲁
lu min
敏



1999年开始小说写作，主要刊发于各大文学期刊及各类选刊，多篇小說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、各种年度选本及作品合集。曾获人民文学奖、《小说选刊》读者最喜爱小说奖、首届“中国小说双年奖”、《中国作家》优秀作品奖、“2007年度小说家”奖、华语文学传媒“年度最具潜力新人提名奖”、紫金山文学奖，出版有长篇小说《戒指》、《博情书》、《百恼汇》等。现居南京。

Contents 目 录

001	取景器
042	风月剪
085	纸醉
138	颠倒的时光
169	墙上的父亲
216	正午的美德
234	暗疾
260	致邮差的情书



取景器

001

一

1. 而今，我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回忆我的女摄影师，用一种一往情深的语调。绝症的降临，使我提前获释：那么多年了，皆是多情的囚徒、性欲的囚徒。而今，终于好了，这姗姗迟来、弥足珍贵的自由之躯。

有好多年，我以为我已完全忘记了她，就像一个早已痊愈的牙病患者，对曾经彻夜辗转难眠的疼痛完全抛诸脑后。直到昨天。

电话铃在空荡荡的客厅响起，我正孱弱地蜷卧在沙发上，腿上盖着毛毯，与外界完全隔绝，好像一心在等死。妻子替我到医院开药了，她每半个月都要去一趟，中西结合，她得跑好几个地方。在刚刚获得病情的这一阶段，我们还保持着不知深浅的乐观，好像准时、足量、以一种虔诚的姿态服药可以最终战胜疾病——这可能是所有肿瘤病人家庭都要经过的阶段。

我不得不从一个舒服的姿势中转过身子去抓起电话。

“你好，我是……”她的声音刚刚响起，我就像被冷水突然激了一下似的，身体一阵颤抖。不，我怎么可能忘记过她？

与她有关的往事成了默片，带着被时间损坏的跳跃与残缺从眼前拉过。

她单肩挎着摄影包穿过马路。她大笑时嘴角的纹路。她塞在床下的奇特图片。我们就在那张床上相互搂抱，因为百感交集而热泪盈眶。

这时候，我们已有十七年没有见面，因为得知我的病情，在音讯茫茫十多年之后，她主动联络上我。绝症真奇妙，会像圣诞老人一样带来意想不到的馈赠——我们在电话里简单聊了聊，假装若无其事，没有绝症，没有过那段枕边之情，没有分别十七年。

在断断续续的寒暄中，我问到她的摄影，她则谈了谈数码摄影技术。通话效果不太好，可能她用的是手机，一边走路一边打。这感觉真奇怪，我认识她的时候，还不知道世上会有手机、数码相机之类的东西。时间实在是过去太久了。

有一年，在海南的旅游商店，我买了本《贝壳书》，里面有着上百种贝壳的照片与名字，我找到一个躺椅，拂去细沙，坐下来，把书捧在手上一一对照，念念有词，那些拗口但美妙绝伦的名字映入眼帘：绮狮螺、谷米螺、银锦蛤、缀壳螺、卷管螺。贝壳的浅褐色花纹、被流沙冲出的褶皱，似乎居高临下、寓意无穷——它们有理由如此——它们当中，大多已存在了几百年之久，接近于永生了。

我抬起头，沙滩上，四周皆是陌生面孔，以及一些呼朋引类之声、拍照留影之状……莫大的悲哀忽然降临，比之沙里贝壳，人间的生命何其短暂，简直就是虚妄一场！

这样，出于个人喜爱，也是为了讲述方便，我替我的女摄影师另取了个名字，我所中意的贝壳名——唐冠螺。这贝壳像一顶造型别致的帽子，但要说，它更像是一个相机的外置镜头，旋转而深邃，开口的大小决定光线流入的多少，导致图像的模糊或相反。这多像她：唐冠，我的摄影师。



唐冠的职业，是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。她高大修长，每有新闻事件，挤在那些衣着随便的男摄影师当中，分外显目。她喜欢在被摄对象感到发窘时突然开个简单的玩笑，对方的表情在瞬间松弛，她的手指按下。咔嚓、咔嚓。

2. 我结识她的年代，那是什么时候呢？那时女排获得五连冠，那时大学生张华粪池救老农会引发全国大讨论，那时张海迪因身残志坚而感动四野……不必列举再多，都知道，那是个相对纯洁的年月，但也是个蠢蠢欲动的年月，在人们意识不到的时候，某些异端的人或事，已经在一些角落里悄悄地伸展起来了。我相信，唐冠应当算是一个。

我记得，她总用一种非常厌倦的语气提到她的工作。工厂消防演习。国庆街心花园。市民踊跃捐献棉衣。熊猫彩电再创年产最高纪录。“总是那些所谓新闻，假模假式，毫无美感。”她倚在一张演讲台上跟我闲聊，姿态优美，而她浑然不觉。

“那么，你理想中的摄影，我是说照片，什么样的？”

我工作的一部分是接待新闻记者。那时候，尚没有曝光、暗访、赶场子、抢独家等良莠混杂的事情，新闻记者、新闻采访，似乎总令人肃然起敬。能够沾上一点边，我很是珍惜，为了表示殷勤，我总会顺着记者们的话题跟他们谈天。尤其是唐冠，我很愿意看着她的脸听她说话。

“哦，我喜欢的……很少有人感兴趣。”唐冠犹豫地看了我一眼。

我注意到她淡紫色的眼睑，在眉梢处慢慢淡去。她不笑的时候端庄而冷淡，一旦笑起来，嘴角浮起明显的纹路，正是那几道笑纹，非常诱人。我突发奇想，如果我能够亲她，一定先亲她微笑时的腮。

“不见得……可能我会欣赏呢。”我眨眨眼睛，似是俏皮，也可以理解为最隐晦的调情。我不知道我怎么突然就轻浮起来，一瞬间的事情，都来不及反省。

她看看表，好像要凭时间的多少来决定是否跟我说起她的摄影理想。

其时，我们是在等待一个劳模表彰会议，同时等待的还有一群其他的记者、所有的劳模、所有的与会人员及各色相关人员。人人都在聊天，以打发这注定要浪费的时间——最重要的领导未到，何时到，也说不好，会期不得不一延再延。

“要不，等会儿……这里散了，我请你喝咖啡？不远……走十分钟就有一家……”我结结巴巴，暴露出我的紧张，她耐心地凝视着，听我说完。

邀请唐冠，如此脱口而出，似是举重若轻，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万分。

领导恰好就到了，会议开始，一阵有条有理的喧闹。我看到唐冠混在那些男记者里面，当领导给劳模颁奖时，咔嚓、咔嚓，她按下快门，接着，伸手掠掠额前的一缕头发，换一个位置，再次咔嚓、咔嚓。

我目不转睛地追随着她，像捕捉一只快要飞翔的鹤。眼前的一切似乎突然变成了慢镜头，变成了身外之物。

3. 也许，我会被看做一个惯于风月之邀的家伙。事实上，我不是，甚至可以说，我一贯都是腼腆的。突如其来的胆略可能是缘自快要崩溃的寂寞，这辩解听上去有些虚弱。但真的，在结识唐冠的那一两年，我正与寂寞进行殊死搏斗。

常常的，跟众人一起吃饭、喝酒、玩乐，一切如常之际，我会突然呆滞失神，感到莫大的虚无——这些说笑之词、酒肉之词，有什么意义呀！我梦想着能有一些劳心伤神、惊心动魄的谈话，像大脑在搏击，而不是这些毫无质量、随时可以删减的日常对话……

失眠症像钉子一样，在头顶上越钉越深，漫长的煎熬犹如地狱。而妻子，我拥有无上名义的枕边之人，却熟睡得像个圆滚滚的土豆！她的睡眠令



我憎恨到极点，说来没有人相信，好像正是她过分香甜的睡眠加剧了我对她爱意的流失，像水土流失，使日子更加浑浊。有几次，我简直想拖过被子去捂住她的鼻子——祸心的萌发让我吃惊，现在看来，那是抑郁症的典型病象……

等到天亮，我疲惫不堪地照样准时上班，马路上，我克制住自己不要失态——因为我总有号啕大哭的欲望，随便拉着个什么人，不管男女老少，哪怕就是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，夹着饭盒的主妇，我也会扑到他或她的怀里，放声大哭，泪飞如雨……我紧张地捏着手心的一团冷汗，焦灼而妒忌地看着陌生的人们——“黑暗枝头上湿漉漉的花朵”，我可以摘下哪一朵来别在我的胸襟？

唐冠是那样一朵花吗？可以贴紧一颗抑郁症患者的心脏……

4. 前往茶馆的路上，我试图替她背那硕大的摄影包，她摇摇头。我侧身看看她，她与那包，无比和谐，有着迷人的个性风格。

茶馆的墙上被精心布置得不伦不类。《泉边少女》、《拉奥孔》、《岁寒三友》。粗劣的印刷品，却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最讲究的设计之作了。我仔细地看，好像要记下周围的每一个细节，我与唐冠初次约会的背景。

茶匙在杯中搅动，我想起了几乎卧床终生的普鲁斯特，他的茶点与漫长的叙述，可能很少有人真正听完他的私语，我会有与他一样的命运吗，在孤独层面的意义上……熟悉的绝望与悲怆兜头袭来，我可怜巴巴、没有主张地看着唐冠，几乎忘了此行的初衷。

她迅速地看了我一眼，对我的脆弱，似乎决定不加理睬。“呃，我其实，私下里一直在做自己的摄影。每半年，我选择一个主题。比如……井、屋檐、背影、面孔、畸形人、野猫、菜场等等，反正走到哪里，只要看到我的主题，我都会去拍，那才是真正的摄影……”

她的叙述抚慰了我。我恢复了平静，同时也贪心起来，希望我跟她已经认识了很多年，这样，我可以无拘无束地拿起她桌上的手，那总在按动快门的手指。

“我有超过四百张的‘背影’，陌生人的。不需要面孔，一个背影，就足以说明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，他的经济与健康状况，他的心情，他可能拥有的东西，他最终会留下的痕迹与气味……你想想，如果能有一面足够大的墙，我把那些背影全都挂在一起，像走进一条最宽阔的大街，所有的人都背朝着你，拒绝任何可能的沟通……”

唐冠的眼睛闪闪发亮，小火苗一样，热乎乎的，很打动人。我真喜欢这样的女人。

多年以后，应当是进入新世纪了，我到展览馆去看过几次装置艺术展，忽然想起唐冠当年跟我说过的许多奇思妙想，如果她能晚生十年，或者说，新艺术门类的进步能快上十年，唐冠会是另一个样子吧，她会像鸟儿一样，飞到我看不见的地方去了。

咖啡杯子那么小，而且又只有半杯，只能小半口小半口慢吞吞地啜饮。我们的嘴里现在都是香喷喷的咖啡味了，干燥，秋天般的，烟草般的，嘴唇边的咖啡。我不由自主地盯着她的唇。

“我，真想看看你的那些照片……我想我准会喜欢。”虽然发自肺腑，我还是略感紧张，我生怕今天在唐冠这里已走得太远。

“你真愿意看？还从来没有人看过那些……我有时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拍，但就是发疯般地想拍，拍完了连夜冲出来，拉下窗帘，慢慢地看，然后，分门别类就全放到袋子里……永无天日，它们将一直待在我的架子上，架子满了，就放进纸箱，放到床下面。这些照片，像夭折的婴儿，从一生下就是死了，没有人会再见到它们……”用词如此凄切，但唐冠的神情倒还如常，好像对那些照片的命运早已安之若素。



她不会知道吧，正是她的这几句话，像楔子一样直打到我心里，多么苦难而安详！还有，她所做的那些主题摄影，冷僻而富有诗意，对众生的慈悲……她就是我所要寻找的那枚黑色花朵，她一定可以与我相通的，我们可以共同撑起一把破伞，略微抵挡这雨丝一样没完没了的琐屑生活……

二

007

1. 我在阳台上晒太阳的时候，妻子又在编织她的毛衣，一种陈旧而凄惨的褐红色，像凝固的血迹。她坐在那里，臃肿，端正，一丝不苟，头以那样一种固定的角度勾着，深深地俯向复杂的花纹……那里面，像是她一生的密码。

四根编织针，几团毛线——如果规定必须用有限的细节来缩写一个生命——这便是我的妻子。

她的编织覆盖了我们整个家庭，家庭的成长与衰老，全都匍匐在她的毛线下面，透气但昏暗：线裤，带衬里的毛衣外套，袜子，帽子，一切能够想象到的衣着。只要进入秋季，直至整个冬季，以及接下来的春天，我们一家都会暖暖和和、身形肥大，行动带着温饱后的迟缓。阿尔巴尼亚针、桂花针、小元宝、孔雀尾、菠萝针、双螺纹收口、大麻花小麻花、凤眼股，一些编织术语连我都可以脱口而出。

就像一个喜爱书籍的人会同时开始不同方向的阅读，会在家里不同的地方随手摆上几本书，便于随手翻看，妻子也是这样。客厅、床头、阳台、卫生间，包括厨房，不同的方便袋里放着不同的编织物，便于她利用各种零碎时间随时开始。

编织的时候，她不愿意交谈，或者她只是为了不交谈才选择了编织？我不知道。我试图回忆过，到底是哪一天，那一天是如何开始的，“卫星”

牌或“长江”牌毛线进入了她的世界，进入了我的家庭，近在咫尺的缠绕与束缚，以如此温良的名义……

在几个人的小聚会里，当人们找不到话题，我会因为一件花纹复杂的手工毛衣而成为羡慕的对象，一个贤妻良母的身影，在层层叠叠的纹路里若隐若现，天伦之乐的画面呼之欲出。人们会据此推断我的幸福生活，我微笑着颌首承认，无法剖白事情的真相。真相的另一面，虽不狰狞，但跟幸福绝对毫无瓜葛。

2. 就在唐冠打来电话的当天晚上，我向妻子提到了十七年前“我的摄影师朋友”。时日无多，坦白陈情，除了换取自己良心的平静，并不能算是真正的美德。但我还是打算跟她说说唐冠。

“哦，我知道他（她）的。”她用手扶着老花镜，费力地编织，一会儿推上去，一会儿放下来。

她刚才说了一个第三人称代词。为什么汉语里的“他”和“她”在发音上无法区别呢？妻子真的还以为那“摄影师朋友”是男的吗？

“实际上，这位摄影师……她是个女的。”我咽下她刚刚煎好的药。苦汁自喉入肠，不知为何，我突然想起唐冠初次替我拍照的那天，她举起镜头，对准我大喊大叫的喉咙。如今，这嗓门里，不再有怒气与柔情，只会灌进各种各样的毒药与苦汁了。

“哦。”妻子把头偏过去，专心对付一处难以处理的花样，我只能看到她突然皱起来的眉头。她语气平静，似乎无动于衷：“你现在不要跟我说话，这花纹……”

她难道早已不在意这些事情了吗？我的坦白，就跟我现在所吃的药一样吧，并不会改变生命的既定流程与最终走向。我看着妻子的侧脸，像看着一件陪伴我多年的物什，没有美丑之分，没有冷热之感——料她看我亦如是。



记得有一个时期，一九九二年左右吧，我跟唐冠正要好的时候，有一种白色的钩花边特别盛行。妻子手中的编织针变成了带有弯曲机关的小钩针。她的手指灵活地翻转，无中生有地钩出许多变幻莫测的花样。尺寸各有不同，小而圆的做成了茶杯垫，菱形的压在茶几玻璃下。高压水瓶的下面，电话机的上面，沙发的扶手与靠头处，家里一切可能垫上一样东西、可能盖上一个东西的地方，全都被那些白色钩边花边所占领。家什们一起变得娇生惯养似的，它们不宜直接接触桌面，不宜暴露在空气中。

当然，那些白色花边，它们不是像雪一样在一夜之间突然降临的，而是东一处西一处，小猫一样，迈着偷袭的步子，悄悄地蹲在它们能够落脚的地方。

有一次我闹肚子，半夜起来到客厅替自己倒一杯热茶。握着那半杯热茶，我环视半夜时分我的家，突然发现那些无所不在的白色花边，精致而缺乏生气，有着极为不祥的气氛。我梦魇般猛地推醒妻子，惊恐地用手指着那些白色花边……她迷糊地坐起，弄清我的所指后非常生气，几乎要大发脾气——她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有人指责她的爱好与心血之作。我几乎忘了这一点。她的怒气让我完全地清醒了，我不安地跟她道歉，同时口是心非地画蛇添足：“其实，在白天，它们还是很漂亮的。什么时候，你有空的话，也织几块那种小小的圆垫子，我送给我的摄影师朋友。”

“你的摄影师朋友？”她重复着，回头盯着我，眼睛突然一亮似的，“他（她）会喜欢吗？”

“会的，她准会喜欢这些小玩意的。”

啊，现在我想起来了，就在那个晚上，在半夜里，当我提到“摄影师”时，妻子同样用到了第三人称。当时，她所指的到底是什么性别，“他”还

是“她”，还是我已在无意中昭然若揭？

——“会的，她准会喜欢这些小玩意的。”

——“会的，他准会喜欢这些小玩意的。”

或许，妻子早已知道，在她整天沉浸其中的那些毛线纹路里，她早已洞悉我隐而不吐的秘密：频繁地跟一个异性摄影师见面。她手中所编织的，那不是纹路，而是她的祷词，她的解脱之径，她的寄托之所。

两周后，八只小而圆与一只大而圆的茶杯垫，完整的一套，放在了我面前。

“喏，给你的摄影师。”

我注意到她的左手食指尖，连续的戳与钩，在那里形成了一块小小的老趼，黄巴巴的，像衣服上褪不掉的色斑。我的妻子，她会终身带着这些老趼。

三

1. 第一次进入唐冠的房间，是应邀看照片。房间的布置，表明她是单身。我向她求证，用一个不太高明的玩笑：“这么说，你不大瞧得上男人……瞧你到现在都……”

她停下在倒水的动作，没有回答，等茶叶在开水里慢慢沉到杯底，才开口：“离了。因为那些照片。他可能认为我不大适合过日子。”她的表情骄傲而脆弱。我后悔我刚才语气中的轻佻。

“嗯。我比你大十三岁，有两个孩子。一个女儿一个男孩。女儿十六，儿子十岁。”我下意识地交代，竟然毫无愧意，像个一心渴望跟别人合作的商人，缺乏经验，惴惴不安，急着摊开所有的底牌。



她这下笑起来，牙齿雪白，嘴角再次出现那几道打动人的弧线。

她把房子中间收拾出一块地方，然后趴下来——她的上衣离开了腰际线，露出一一点内裤的颜色。从床下，她翻出她的宝贝们。许多大小一样的纸袋，厚而沉重，袋子外用蓝色水笔编了号码。

“先看什么？井，背影，屋檐，野猫，器官……”

“你好像说过，有菜场……”

“哦。”她竖起一道眉毛，嘴唇翕动着，准确地数出六个纸袋。“喏。”

011

我们并肩坐在床上，像两个同窗共读的学生。她戴着手套一张张缓慢地翻过，没有解说。我想要说点什么，她竖起指头，加以制止。

她的菜场是这样的：洋葱堆上飞过不合时宜的蝴蝶。氧气棒下等待死去的鱼群。肉案板上被摆成奔跑模样的去皮羊尸。卖蒜人的女儿在吮吸一株生蘑菇。污水横流的地面，伫立着一双被玷污了的拉丁舞鞋。被磨损了边线的零钱包挂在主妇臃肿的臂上。

不知为何，我激动万分，内心如惊涛拍岸，双目酸胀，差点掉下泪来。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一双跟我一模一样的眼睛？这些日常小景，这些我的目光曾经停留过的地方，她的取景器也曾调整着光圈流连不去……我真想紧紧地拥抱她，深情地亲吻她……你信不信，我所想的跟肉体无关，我只是希望能够靠另一个亲爱的灵魂更近，无限接近，像贴近一丛微暗的火苗。

我求助地看着她，因为巨大的喜悦而万分紧张。她也看着我，我确信她看到了我想要她看的。

2. 这以后，我们一起看了她几乎所有的作品。但我还是没有拥抱过她。其实，我知道她并不会反对进一步的亲密，但我极力克制、拖延，我害怕那重大的时刻——我担心，一旦从拥抱开始，我肯定会走得更远。

也许我已走得太远：在她的卫生间，我见过她的私人用品。从她的枕

上，我悄悄捡起过几根头发。还有她的写在胶卷盒外面的潦草笔迹，现在我已经能够辨认，并且会因为认出来而心跳。当我与她一起走在大街上，我会慢下几步，看她的背影，腰间柔和的扭动。

她给我讲过她的一些事情。母亲去世那年，她一度成了结巴，总也说不出完整的话。她之所以会迷上摄影，是因为一位男老师，她想留下他的侧脸。她有一个陌生的爱慕者。在刚刚结束的婚姻里，她曾经流产过一个孩子。

有些事情我似乎不必知道，她仍是固执地讲，经过精心的选择，却假装毫不在意。她这样让我多感动！我猜，她是想把她的往事也翻出来，像翻出床下那些微微卷曲的照片。我们所要的不仅仅是一株粉白的莲花，还有它周遭的污泥。

有时，我们会走到外面，她带着三脚架，装上最长的镜头，对准某一处，缓慢地移动，让我从取景器里往外窥视。被放大的一切，被丑化的一切。

我们看鞋子，没有主人的脚，在粗粝的地面上，它们像无头的躯干，莽撞而盲目地移动。

我们对准下肢，人们会在转角处不经意地停下，男人搔抓他们的生殖器，女人整理长筒袜。

012 对准垃圾箱，带血迹的卷纸，枯萎的植物，用过的塑料制品，带有咬痕的玉米棒芯。无数种生活的背影，在垃圾箱里越拉越长。

对准大学宿舍的窗口，女学生用皮尺反复丈量她的胸部，而在另一侧，几个正在午睡的男生，内裤上纷纷撑起小帐篷。

这游戏让我们乐此不疲，日子变得富有节奏。我们经常在电话里兴致勃勃地讨论下一次的见面地点、准备观察的对象，有时出现愉快的分歧，又互相谦让，或假装争执不下。

我的失眠症自动消失，为人变得可亲，跟同事间的寒暄不似从前那样